

從《窄門》來看愛情與宗教

鍾奕霏

紀德和普魯斯特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法國文壇的主流，雖然形態不同，但各有各的氣勢。紀德一生過了八十二年，從一八六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各國邊界重新劃定，強國勢力此消彼長，風俗習慣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紀德對現實生活中的潮流、趨勢、變遷均感興趣，在他的作品中也反映出宗教、性、政治等問題。因此，他不但被稱為時代的見證人，也是時代的創造者，更有人稱他為二十世紀的歌德。

出身背景

紀德出身在一個新教徒家庭，從小接受嚴格的加爾文教義，灌輸了滿腦子的教規禁忌。由於這些強制性的清規戒律，使得他內心裏新生反感，他要打破清教徒的桎梏，在作品和行為中大膽表現真正的自我。《窄門》中的阿麗莎，追求聖潔超過愛情，屢次違心拒絕表弟芥龍的求婚。她要保持童貞，把純潔的愛獻給上帝，盼望在主的面前跟表弟永久結合，最終孤獨死去時才感悟到自己生存的虛偽性。其書名《窄門》取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節：「努力擠窄門吧……」，其實這道窄門正是象徵著嚴苛的禁慾生活。我認為這部小說所要呈現的意圖並不只是單純的愛情故事而已，其實這是一部非常隱晦的反諷小說，甚至從整個篇幅來看作對宗教反諷的象徵。



紀德把兩人愛情互動間的情感多慮、忐忑不安、欲拒還迎、患得患失的心態寫的很傳神。由於芥龍長期被迫處於柏拉圖式愛情的氛圍，始終感覺不到阿麗莎真正的情感，致使他們的感情最後變成脆弱的緊張關係到病態的折磨。其實，阿麗莎的窄門難捨難了的處境，既是宗教的因素，也是心理的因素。母親出軌的記憶、紅顏衰老的擔憂、犧牲不成的懊喪，這些都是她記憶以來的心理創傷，以致於她的理想是如此的聖潔飄渺，可望而不可及，最後在盲目的宗教渴望和情慾的雙重折磨下抑鬱而死。

又奏起這個調子來了！它有一種漸漸消沉下去的節奏。啊！它經過我的耳畔，就像微風吹拂一叢紫羅蘭，發出輕柔的聲音，一面把花香偷走，一面又把花香分送。夠了！別再奏下去了！它現在已經不像原來那樣甜蜜了。……（窄門，P.93）

在情慾與道德之間

這是阿麗莎抄給芥龍的莎士比亞的一段詩，那時，他們的感情已經走到了盡頭，然後就沒有交代的結束他們的感情，既無外在的壓力，也並非一方變心。芥龍和阿麗莎是青梅竹馬的戀人，二人深受宗教的影響，都追求通過窄門進入天堂的理想，都追求個人道德的完美，希望都能把純潔的自我奉獻給對方。二人雖然相思卻相隔兩地，雖然深愛卻未曾訂婚，只是透過書信方式來訴說對對方心中的愛戀。然而，當兩人相見時，反而像兩個素未蒙面的普通朋友，甚至不知如何表達情感。一開始會以為他們的分離是因為阿麗莎的妹妹，但到後面便會了解原來這一切需歸咎於宗教的影響，一種對於純潔、對於美德過度的追求，因此，扼殺了他們的愛情。對他們兩個來說，能死在主的懷抱裏的人才是所謂真正的幸福。最後，阿麗莎斷絕了和芥龍的聯繫，孤獨一人死在異鄉。此外，在《窄門》的最後一章中的一幕，芥龍坐在暮色低垂的屋子中，他周圍附近都是阿麗莎的舊衣物，這時女傭人走了進來，手裏提著一盞燈。其實，這盞燈是個象徵，象徵著揭開宗教神秘主義下的世俗生活。

小說的手法

在紀德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為小說呈現了不一樣的面貌，他利用多方位的聲音或視角來敘事，用平行書寫手法展開多個故事把小說帶入一個立體的空間思維。譬如：他在敘述過程中頻繁轉換敘述者的身份和大量使用不同人物的信件、日記、詩歌貫穿整部小說，藉此多方位地表現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理狀態。這樣一方面也較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另一方面也是銜接作者意念的一種方式。他一

反傳統小說中作家在敘述時那種全知全能的面貌，讓讀者自己去思考並獲得結論。此外，他希望能創造出一種更接近於現實生活的形式，打破傳統以來以線性結構為主體的小說形式，可以在線性的文字描述過程中營造出一種立體的空間，以此重新為時間和空間之間的關係找出一種新的解釋。由於紀德總是堅信自身的力量寓於自我的犧牲之中，所以極力主張放棄自我，他用了非人格化的手法，創造了小說中的人物。他曾經這麼說過：在生活裏也一樣，他人的思想與感情寄居在我心裏；我的心只是出於同情心才跳動。這就是構成了我的性格和作品的關鍵。實際上這種連接他人心理的能力支配著紀德的人格。此外，他的創作風格存在著某種超過了這種同情心與好奇心的東西，能支配著他的也是構成他的主要美德的，即是自我的犧牲。^{註1}然而，其作品以無所畏懼對真理的熱愛，並以敏銳的心理學洞察力，更能呈現了人性的種種問題與處境。

紀德以這種敘事方式來撰寫這部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整部小說，一種故意簡化卻帶有濃厚諷刺意味，看似平淡無奇的往事卻從而揭發人生中固有的是非定義中含糊的情境。此外，紀德擅長描寫某種生命的內在、悸動與撞擊。由於他一生的擺盪不安（包括他本身有著強烈的同性戀傾向），透過作品的書寫，把他那一代之下，關於新教、清教的嚴峻道德和愛情與自我欲望的衝突表達出來。他在這部小說中拋開了單線性結構敘事手法，取而代之以幾個事件平行發展，彼此又沒有聯繫，小說人物眾多而分散，相互間並不構成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常有的複雜的關係和糾合，也沒有經典傳統中戲劇性強烈的模式，這種拼接技術使這部小說具有了現代主義小說的某些意味。如同《窄門》第五章中雜揉了許多書信體的寫法，紀德這麼做的目的是想藉此表明他對宗教、道德、藝術的種種觀點。這部作品中明顯表

達出愛慾與肉慾兩對立的關係，闡釋出似乎歡樂只能建立在犧牲之後，且幸福又分成幸福與追求幸福的過程，而人生下來又要為追求聖潔努力。在這種分解中，歡樂、幸福與聖潔都是對現實生活的發問，於是肉慾就成為情感的障礙，對於情感又成為通往永恆之路上的障礙。對他來說，永恆是一種盡善盡美的境界，幸福所追求的是心靈上的慰藉並不是肉體上的歡娛。然而在這部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兩主角的情感上折磨其實就是來自於歡娛本身。另一個角度來說，這部小說也可以讀解紀德對早年接受的宗教教育的一次「反動」，即是對人性感到窒息和迷惘。

紀德認為窄門是地獄與天堂之間的分界點，當阿麗莎走進窄門那一刻起就等於宣告愛情已死，至此之後的人生都因這些心靈的折磨而昇華，因這樣的過程而得以獲得所謂的聖潔。對於阿麗莎來說，首先，有距離的愛才是幸福的表象；其次，愛情最終的結果就是會消失，她認為

愛情是會被削弱的，會隨著時間而揮發殆盡，且情感衍然變成了操控人心的工具。說穿了其實阿麗莎與芥龍的戀愛也就是她自己本身所認定的愛情，對方只不過是她的愛情道具，對於前往聖潔意境中的一個小插曲。

總之，在崇尚個人主義、自由情感、慾望膨脹的今天，阿麗莎的克制、內斂與反省更顯得人性的可貴和美感。藉由這部小說，我們可以知道只有在走過這個窄門之後，幸福才能成為幸福本身，而不是用殺死幸福的方式來得到幸福。除此之外，也間接指出二十世紀開始，現代男女對愛情的態度和上個一個世紀觀念有新的認知與轉變。

參考書目：

1. Andre Gide, 《窄門》(楊澤譯), 台北: 桂冠, 1993

註解：

1. 出自: <http://www.yuedu.org/redirect.php?fid=11&tid=19794&goto=nextnewset>

法國最新提出的歐盟教育發展方向

駐法文化組編譯

從2008年7月1日起，法國將擔任歐盟主席國，除政經外交各方面的措施，並在各地舉辦彰顯歐洲特色的活動外，法國也將藉此時機推動若干歐盟教育方案，相關單位的籌畫工作已經進行兩年之久。

「促進國際交流」、「提昇教學品質」及「推廣終身學習」是這些教育方案中的三項要點。在這些歐盟教育方案中，最重要的項目是促成簽署「歐盟學生交流協議書」。在學生交流方面，較吸引人的是法國高教部長推動的校際聯合計畫，鼓勵不同學校設立共同學程，讓學生可獲得兩個以上的國家大學所共同授予的文憑，她同時也希望能重新審定獎學金金額，並確保獎學金名額的充裕。

另一項法國所要致力的教育政策，是國民的終身學習。在法國總理的提議下，全歐大學校長將簽訂終身學習章程，使大學成為社會人士可以繼續進修或學習其他課程的場所。

最後，法國政府也希望可以研討出因應里斯本條約相關問題的解決之道。在里斯本條約中，歐盟希望在2010年成為全球知識經濟最有競爭力的個體，而關鍵則在於徹底改革歐洲的教育制度。根據2006年所做的一項調查，歐洲在決策資訊系統(informatique décisionnelle)的運用上比美國與亞洲要為落後。面對一再累積的落後進度，歐盟確有必要重新思考未來的教育合作計畫。